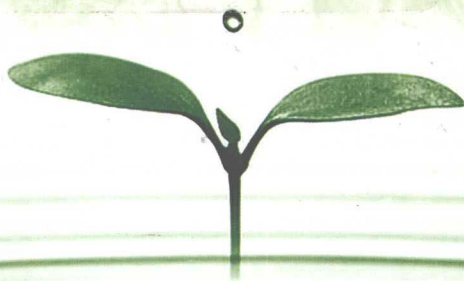


名刊主编 [精 选 作 品]

中篇小说选刊

ZHONG PIAN XIAO SHU XUAN KAN

未刊稿 II



林那叶
主编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为什么未刊？

这是个问题，为什么未刊？

刊物很多，每个月，我们案头总是堆积如山，各路各色文学杂志每个月总是踩准时间眉飞色舞地纷至沓来。文学日渐寂寞的喊叫在别处也许声若洪钟，等到了我们耳畔，却已经细若蚊鸣了。打开一本本翩然而至的文学期刊，作家五光十色的文字与编辑精雕细琢的努力都赫然展现，以至于在恍然之间，一个花团锦簇的文学春天就疑似四处蓬勃了，令我们目不暇接。这是个美好的感觉，哪怕只是瞬间错觉，也足以成为我们投入工作激情的动力。

沙里拣金是一件艰巨而富有挑战的事情，勤奋肯定必备，目光更需敏捷。有时候我会把编辑想象成蚯蚓，像拱土一样默默穿行在字里行间，万千感受都无法被阳光知道；另一时候，我又觉得，编辑其实不过是一场体育竞技的裁判员，登顶夺冠之后的鲜花掌声永远是属于别人的，他只是恬淡地守在闪光灯不会光顾的寂寞一角，以公正之心与必备的技术素养，竭力维护着这个职业的尊严。

但是，即使这样，即使我们那么热忱地伸出双手恨不得将全世界最美的文字与最充满力量的表达寻觅出来、奉献给大众，却仍然不免有遗珠之恨。金子是沉默的，而我们的指间却不可避免地留有缝隙。而且，所有人都清楚，一本刊物的定位必然决定了它的口味，而口味往往又能以强大的惯性决定了它对作品的取舍。这样说应该就清楚了，被舍掉的作品，有些自然是我们的不屑的，有些却是我们斟酌再三之后的忍痛放弃。当然，无需讳言，另一种可能也无法排除：某一瞬因为个人情绪的低落迷离，我们的眼球惶乱了，恍然了，内心的庞杂琐碎挤挤挨挨地垒起一道看不见的屏障，它阻挡了一切，包括我们正常的判断力。

现在有机会重新梳理一次，重新将遗落的花朵慢慢拾起，应该是值得庆幸的，也是有益的。人生并非所有的美好都能在擦肩而过之后还能再相逢，也不是所有的遗憾在水落石出之后还能得以弥补与偿还，所以，作为这本未刊稿丛书的主编，我心情不错。借这个机会，向《中篇小说选刊》的读者致以敬意与谢意，是你们的支持与厚爱，才使我们这本刊物得以持续地行进，并不停地努力谋取发展。同时，也向阅读这本《中篇小说选刊·未刊稿丛书》的读者表示感谢。你们愿意读，我们才有理由编。希望能借一本书、一期刊物，把我们的祝福更多地送出去。

林那北

2008.8.23

目 录

001◎米粒儿的理想

阿 宁

036◎相亲

邱华栋

061◎麦芽儿

罗望子

077◎小男人

叶 弥

111◎士别三日

曹明霞

133◎万历年间的无梁殿

朱文颖

159◎隐身登录

黄咏梅

181◎黑蝴蝶

叶 子

米粒儿说：我背英语第十六课。我英语学得不好，不敢背给别人听，背给它们听，它们不会笑话我。

我说：我英语学得更不好，以后你要是背英语，不用背给玉米，背给我听就行。我不笑话你。反正你比我学得好，我还佩服你呢。我怎么也比玉米强。

米粒儿说：不行，我在人前面总是说不好，我只能说给玉米听，一对着玉米，我就敢张嘴了。

看米粒儿学习的认真劲儿，就知道米粒儿心劲儿大着呢，米粒儿的心很高，我知道我们这地方，根本就不是米粒儿看得起的地方。米粒儿将来肯定会考上大学，米粒儿将来一定会到大城市里去。

我说：米粒儿，你比我强。你将来能考上大学，咱们这地方肯定留不住你。

米粒儿说：你呢？你将来想在这儿待一辈子？

我说：我不想。

米粒儿说：昨天的语文课，老师给咱们讲了理想，老嘘，你的理想是什么？

这个问题老师讲的时候，我就想过了。我理想很多，我想有个好工作，想挣好多好多钱，想在县里当个干部，这样村长就不敢欺负我们家。我还想在村里盖一处大瓦房，前抱廊后出厦的那种，让村里人都羡慕。仔细一想，又不知道哪个是自己的理想。

米粒儿又问：老嘘，难道你就没有理想？

她问的时候冲我笑了一下，她一笑我明白过来了，我的理想就是米粒儿，能娶上米粒儿，跟她一起生活，是我最大的理想。要娶米粒儿就不能总是现在这样子，我得想办法挣钱、开公司，就像我们县的陈天华一样。

陈天华是我们邻村的，以前也是农民，现在他有五个工厂，三个公司，一个商厦。我们县最大的毛纺厂，据说也是全国第五大毛纺厂，就是他开的。

他娶过五个老婆，一个老婆给他养一个孩子，他有三个儿子两个闺女。我要是想娶米粒儿，就得像陈天华一样。不过，我不会再娶别的女人，多有钱我也不会，我只爱米粒儿。

我的这个理想不能跟米粒儿说，我望着米粒儿，只是发呆，一句话也说不出。米粒儿说：老嘘，你这人完了，连个理想也没有，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我说：你呢，你有什么理想？

米粒儿说：我的理想，我的理想是……算了，我不跟你说，说了你也不懂。

我说：我知道你的理想是什么。

米粒儿说：你知道？你说一说嘛。

我说：女孩子理想就是嫁人，嫁一个白马王子。我知道，那个人一定非常有钱，就像陈天华一样。

米粒儿不屑地说：陈天华算什么，我才看不上陈天华那样的呢。

我说：那你的理想是什么？

米粒儿说：当然，这个人一定得有钱，可是有钱的男人，不见得就是好男人。我觉得，这个人一定得有理想，得懂感情，对人懂得体贴，他不光对我好，还要对别人好，要对天下的人都好。他挣多少钱，都不是为他一个人挣的，也不是为我挣的，是为天下人挣的。

我说：瞧你说的。这样的人世上根本没有。

我说：你帮我一下，我放不下。

工头说：我凭什么帮你。你挣的钱又不给我，我又没日过你娘，凭什么帮你？我从早晨到现在，嗓子都喊哑了，谁帮我来？

我听他这么骂流了泪，额上的汗和眼睛里的泪流到了一起，眼睛杀得生疼。我腾出手擦了一把泪。我在心里骂工头，你他妈的是个牲口，将来我有了钱，雇人杀了你。

这么背着沙袋流一阵泪，我明白光等不行，我抬起头看别的工人怎么卸下来。看了几个，我明白了点儿，于是提起气把沙袋扔了下来。

吃午饭时，工头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小子还行，看着长得单薄，干活不草鸡。

我心里骂道：我×你妈，将来你总有落到老子手里的一天，看老子怎么收拾你。

我不敢骂出声，从心里还有些感谢工头，要不是他这样逼我，我不知道能干这么重的活儿。我心里说，我就要干给你看，我怎么不配出来挣钱，我不光要挣钱，还要挣多多的钱，等我有了钱，就把米粒儿娶到家，让你们看一看。

把工地的重活干了一遍，我才开始跟着大工干活，给大工递砖，给大工抹灰，一边给他们干活，一边悄悄看他们怎么干。我想把大工的技术学到手，等我也成了大工，就不用扛沙子、扛水泥了。

大工看透了我，说：你以为大工是想学就能学的，我不教你，你什么时候也当不了大工，好好干你的小工，要不然你跟别人干去。

我只好老老实实地当小工。

我在工地一直干到年底，一年后我回到家，我不想干了，没有当大工的希望，我为什么要继续干，我不怕受苦，但我必须看到希望。

我回来时，工地上发给我一千一百块钱。我干一天十块，一个月三百，一年应该是三千六。原来说不扣饭钱，到年底又说一天要扣三块，一个月扣九十，一年扣一千零八十，我应该还有二千五百二十块，经理只给了我一千一，他说工地上没钱，等明年再补上。我说，明年我不干了。经理说：不干也不行，因为上边没有给我钱，我给不了你。

经理是我同学的亲戚，这时我也不顾了。我说：你要不给我钱，我把工地放火烧了。你信不信？

经理说：你敢，我让人把你腿打断。

我问：你打不死我吧？

经理说：打死也活该。

我说：打死也好，我就不受罪了，再说我死了自有公安局管，到时候你也好不了。

经理看着我。

这时我加重口气，说：只要我不死，我就有办法把你的工地烧了。

经理看了我一会儿，从抽屉里又拿出一千，说：只有这一千了，给了你，你不要跟别人说，都来找我要，我真拿不出。

我拿了他递过来的钱，说：你再给四百，我就不跟别人说，不给我出去就跟别人说，我让工地的人都找你。

经理无可奈何地说：好，好，这是四百，我给你。

诉她我在城里学了技术,长了本事。过去我是个愣头青,现在学会了让别人发脾气,自己不生气,学会了看别人眼色,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

我想让她知道我没白出去,还想让她知道,我挣了很多钱,上年我给家里拿回来六千,这次又给家里拿回来八千,我是个能挣钱的人。

家里告诉我,米粒儿也去了容易市,给一个姓曹的老师看孩子。我听后特别着急,跟我一块儿打工的小吴,他妹妹给人看了半年孩子,挺着大肚子来找她哥。这就是女孩儿给人看孩子的结果,米粒儿这么好的姑娘,怎么能去城里干这个?

正想着,米粒儿娘来了,我娘问:米粒儿来信了吗?

米粒儿娘说:来信了。

我娘问:在城里好不好?

米粒儿娘说:她在那家挺好,家里的事都靠给她,还说她炒的菜好吃。洗衣裳也不用手,都是洗衣机,她晾一晾就行,不累。

我听到这里难受极了。

米粒儿娘又说:看的那个孩子也听话,不哭,一哄就笑。城里人给孩子买的玩艺儿多,连米粒儿都没见过,每个都挺贵的。

我知道城里人有钱,再有钱米粒儿也成了他们的下人,我受不了。我在城里吃什么苦受什么罪都行,不能让米粒儿受罪。我一定要跟她娘说点儿什么。

我说,城里人的钱不好挣。我去过一家,家里也是特别好,可是门呀窗呀都结结实实的,保姆跟孩子就让人害死了,这案子到现在都没破。

米粒儿娘脸色立刻变了。

我娘说:闭上你的臭嘴,大人说话有你插嘴的地方?

我爹说:地里那么多活儿,你回来几天了,也不知道帮家里干点。

不管爹娘怎么骂,米粒儿娘的心情已经让我败了,家里人都埋怨我。其实我是好意。如果她们能把米粒儿叫回来,我就安心了。

直到离开家,米粒儿也没回来,倒是米粒儿娘见了我有些不自然。我主动问她要不要给米粒儿捎东西,米粒儿娘冷淡地说,什么也不捎。

回到容易市,原来的家具市场不再要我。我找经理,经理说,你不来,还给你留着地方不成?谁干得好,我就要谁。他的意思是,别人比我干得好。

城市就这么无情。我又开始在城里找活儿干,找活儿就跟相声里说的钓鱼一样,有时一条也钓不上,有时一钓就是好几条。我在家具市场搬家具时,好些地方问我愿意不愿意到他们那里当搬运工,现在我没了活儿,他们一个也不来问。

我找到一个单位,人家不缺人,又找到一个地方,还是不缺人。他们连听完我介绍的兴趣都没有。我在外面一连转了五天,一个工作也没找到。

我身上的钱不多了,因为没有钱,我不敢再回原来的地方,我把东西收拾了收拾,提着包离开。我走到哪里,就住在哪里。有时候在火车站住,有时候在公园里躺一会儿,有人赶我我就走,没人赶我就是我的家。

有一天,我走进一个饭馆,我身上只剩下十几块钱,人到了这时候反而什么也不怕了。我

要了鱼香肉丝、宫保肉丁，还要了一瓶白酒，我在城里混不下去，离开时我要弄个肚子圆。

我喝着酒，想下一步怎么办。涌到容易市的人太多，他们像我一样没技术，要不然我就再回原来的工地，求工头把我留下，我可以不跟他们要工钱，管我饭吃就行。

我有理想，我喜欢我们村的米粒儿，我想娶她，想发财，想超过我们县的陈天华。现在我连一份活儿也找不上，米粒儿知道我这样，永远也不拿正眼看我。

我喝着酒流了泪。开始我不敢哭，泪越忍越多，周围的人都看我，他们知道了我在流泪，我就不想掩饰了，我索性哭出声，哭出来痛快多了。

一个男人走到跟前，我后来知道那是饭馆老板。他问我哭什么，我说心里憋得慌。那人从柜台里拿了个杯子，从我的酒瓶里倒了一杯白酒，又给我要了两个凉菜，在我跟前坐下。

他跟我喝着酒，我慢慢止住了哭，跟他说起了我的经历。他一句话不说，只是听。听完后他对我说：就这么点事儿也值得哭？

我仔细看着他，他的样子挺和善，脸上皮肤挺光滑，我觉得他不像个受过苦的。

他说：小兄弟，你不就是没活儿干吗？你在我这儿干，一个月二百块钱，吃饭是免费的，反正就是客人剩下的东西，随便吃，哪个饭馆都这样。

我问他有没有住处，他说：没有住处，只能在大堂里打地铺，冬天把饭桌对起来，在上面睡觉，你看行不行？

他还问我行不行，这简直是上了天堂，我说：谢谢大哥，你把我救了。

老板说：谢什么，都是出来混的，谁也不容易，互相帮着就行了。我刚出来时，比你还难呢。

我问：老板，你是什么地方人？

老板说：平坝县大刘庄乡的。

咱们是临县，你以前也在村里？

老板说：我是地地道道的农村人，从小就在土里刨食。十九岁我才跟着我叔到市里，刚来时我连厕所都找不着。

我说：你现在当老板了，成功了。

老板说：我算什么，我们村有的已经成了大老板。你看见富华大厦了吗？那就是我们村的。

我的眼睛亮了。

老板说：每个人都有运气，有人运气来得早，有人运气来得晚，就看运气来了能不能抓住。好好干，早晚有出头的一天。

4

在饭馆里干活不轻省，我每天清早蹬着三轮到早市上买菜，头两天是老板带着，他告诉我买哪些菜，怎么还价。我一看就明白，一块五的西红柿，你说成一块六，买四十斤就可以得四块钱。每种菜多说点儿，加到一起就多了。

这么干我得的钱比工资还多。我不能这么干，老板对我太好了，他在我最难时收留了我。我给他买最便宜的菜，还要挑最好的。

买完菜，我把大堂里的地板擦干净，把桌子都擦一遍，把醋壶、酱油壶、辣椒面摆好，事情都干完出一身臭汗。

十一点多饭馆里开始上人。我在后面帮着择菜、洗菜，忙时还帮着切菜。如果前面忙得厉害，我就到前面端盘子。有时前面后面一齐忙，我就前后来回跑。

客人走后，我们吃客人剩下的饭菜，我觉得那些饭菜真香，这么好的东西不吃完，太傻了。老板让把剩下的东西热一热再吃，免得传染上病，我觉得老板心眼儿不错。

吃完午饭，我把所有碗和盘子洗了。这不是我的事，我愿意多干。老板跟我说，在外面打工没别的窍门，就是干活实在，你实在了老板不可能看不到。没技术干活再不实在，你就长不了。他说得挺在理。

老板又说：在一个城市，今天干这个明天干那个，终不是长事儿。在一个地方干长了，你才能学技术，技术到了手，你才能发展。

老板的话让我五体投地，厨师也是技术，我在灶上勤快点儿，老板说不定会把技术教给我。老板就是先学了厨师，才开了饭馆。我为什么不能走这条路？

把碗刷了，再把下午要用的菜洗干净，肉切出来，该发的东西发上，该炖的东西炖上，就到了下午上人的时候，顾客只要来一个，就有更多的人来。

下午人更多，时间更长，中午人们还要上班，不可能吃的时间长了，晚上没事了，要吃到十一二点才走。这一忙，我们就忙到了深夜。

晚上躺到被窝里，我觉得身上疼，浑身的骨头都酥了。我自己也奇怪，以前扛过水泥，搬过沙袋，现在活儿比那时轻多了，怎么也觉得累？前两天我还在街上流浪，那时一天要走多少路，难道那时不累，现在反而累吗？

再累我也要好好干，对得起老板。如果老板不收留我，我就完了，做人一定要讲良心。

我在饭馆里干了一个月，老板给我发了二百二十元，二十元是奖金，每个人都有。我却满足得不行，我对老板说：这钱我也没地方放，就在柜上放着吧。

老板说：也好，我给你保管着，什么时候你要用，就找我拿。

一连干了三个月，我学会了买菜、洗菜、切菜，有时候冷眼看着别人炒菜，也多少懂一点，老板对我很满意，饭馆里一块儿打工的对我也很满意。

我们饭馆人不多，里间灶上有两个男的，都是厨师，外面有三个小姑娘，一个是老板的表妹，管结账，两个是老板的老乡，负责跑堂端盘子。

还有一个叫二扁的，她跟我一样，也是灶上和堂里两边跑，以前买菜的事归她，她总搞小手脚，老板就不让她干了，自己早上买菜。天天自己买觉得累，才把这事儿交给了我。

二扁是个肥硕的女人，已经结了婚，男人也在城里打工。她脸色红润，身上的肉一动就颤，灶上的两个厨师都在打她的主意，他们揪冷子就在她肥奶上摸一把，她也不反感他们，只是想办法占他们一些小便宜。

有一次，厨师老侯把二扁摁在后面的面案上，二扁一边咯咯地笑，一边打老侯，老侯把二扁的衣服撩起来，我看见二扁雪白的乳房在老侯手里乱跳，上面一个红艳艳的乳头，像一颗红樱桃。我脑袋里轰的一声，我没有想到，那么粗俗的二扁会有那么美丽的乳房，我的血都涌到了脑袋上，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

老侯发现我愣在那里，把二扁放开了，二扁拿起擀面杖，使劲儿在老侯身上捶，老侯挨了打，还欢喜地笑。

从那以后,我没事就想二扁的乳房,我这么说不是爱上了二扁,是二扁刺激了我,使我对米粒儿的思念更强烈了。过去我只思念米粒儿的脸,米粒儿的笑容,现在我会思念乳房,想象米粒儿的乳房比二扁的还要雪白,还要丰满。

我晚上总睡不着,琢磨怎么才能见到米粒儿。听说米粒儿给一个姓曹的老师看孩子,孩子不可能天天在家,米粒儿肯定会领出来玩儿。我一有时间就往外跑,看见带孩子玩儿的女人就发愣。

过去我眼快手快,哪儿有活儿,不用别人告诉我就奔过去了,现在不行,总是愣神儿。我想,我什么时候才能挣够钱,什么时候才能娶上米粒儿。等我娶上,我们已经成了老人。这事我以前没想过,现在常常涌上心头。

见到米粒儿是在一天下午,当时我正在西苑小区,老板说大料和味精没了,让我买,我买上后转到那儿。

西苑小区是有名的小区,小区的中心广场有个巨大的喷泉,喷泉里出来的水沿着人工河向小区深处流去,人工河的两岸是绿地,绿地里铺着人行石阶。石阶附近,隔不远有一条长椅,再隔一段又一条长椅,我坐在长椅上打瞌睡。

坐在我旁边的中年妇女走后,我把脚抬起来,横在长椅上睡觉。闭上眼睛,太阳光照在我眼皮上,这么照着很舒服,觉得浑身毛孔都张开了。

在这阳光里,我看见米粒儿领着一个小孩儿在前面玩耍,我想,米粒儿是不是跟别人有了孩子,在村里这是最丢人现眼的。

我走到跟前,米粒儿像不认识我似的。我说,米粒儿,我是老嘘。米粒儿说:老嘘?谁是老嘘?我说,你连我也不认识了。米粒儿说,我为什么要认识你,这小区里人多了,我都要认识吗?

我正要跟她说村里的事,一个男人走到跟前,她抱起孩子跟那人走了。我急忙赶上去,看到米粒儿仰着脸跟那人说话。我跑到跟前喊她,那男人走上前说:你要干什么?说完推了我一把,我摔倒在地上。

我醒了,发现自己躺在长椅上,我坐起来看了看周围,发现左边椅子上有个小男孩儿在玩耍,右边是一对谈恋爱的青年在喃喃咕咕。我知道自己在做梦,虽然是做梦,也算见到了米粒儿,不过这个梦不太美好。我宽慰自己说,梦是相反的。

这么想着一抬头,发现人工河对岸真有个女的带小孩儿玩,我带着玩笑的心情对自己说,说不定就是米粒儿呢?

仔细一看,真是米粒儿。我想,这不可能,怎么想着米粒儿就真来了米粒儿呢,再仔细一看,就是米粒儿。

米粒儿比以前胖了,脸上粉嘟嘟的,穿得也比以前好,人凭衣裳马凭鞍,穿了城里人的衣服米粒儿就像城里人,甚至比城里女人还洋气。她跟孩子笑着,一笑就更像米粒儿了,正是我所熟悉的米粒儿的笑容。

我想到河对岸去,刚站起来,忽然有些胆怯,我就这么见米粒儿吗?看看人家米粒儿穿的,看看我穿的,看看人家的精神气儿,再看看我的精神气儿。

米粒儿眼界一定更高了,如果她要问我,老嘘,你在城里混得怎么样,我怎么说?如果她问

急坏了,还以为你出事了呢。

老板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我买完大料后碰见一个熟人,让我到他公司坐一坐。

二扁说:你的熟人是个女的吧?

我说:不是,是我们村一个出来打工的。

二扁说:不是女的,你舍得买这么贵的衣裳?

我说:人家发了财,见我身上的衣服旧了,说,我给你买身衣服吧?领着我进了他们公司旁边的店里,我不好意思让人家买,自己抢着把钱付了。

老板问:你身上有钱吗?

我说:我把你给我的钱花了,我在柜上不是存着工资吗?从我工资里扣得了。

老板说:好了,大家都忙吧。老嘘以后注意就行了,那三百块钱就从你工资里扣,反正你也该买身衣服了。

从那以后,我没事就喜欢到西苑小区,米粒儿却再没出现过。

因为惦着米粒儿,我总是心不在焉,端菜常常端错了,没点的菜我给送上去,人家吃了不付钱,真正点那个菜的客人,因为菜上晚了跟我们发脾气。出去买菜我也常常出错,该买的没买回来,饭馆里有的又买重了。

我一连三天买回了腐竹,腐竹吃不了在那里堆着,别人常点的木耳却没买。人家点木须肉,我们做不了。我们做的木须肉没有木耳,那不成鸡蛋炒肉了?

老侯让我帮着切肉,我切的肉都连着刀,老侯只好重切。老侯本来打算教我技术,现在也不教我了。

饭馆里人都说我变了,再不是以前那个抢着干活的老嘘,成了心事重重的老嘘。二扁说,这小子八成想女人了。

我是在想女人,想怎么见到米粒儿,现在是夏天,西服不能穿了,怕突然碰到米粒儿,我又买了一些衣服,我不能让人家觉得寒酸了。

我觉得饭馆里给我的钱太少,要能找一份钱多的工作就好了。听说星光大厦招保安,我赶去应聘,人家嫌我个子太矮。我没有技术,身体又不强壮,在城里不可能找到好工作。

5

九月里的一天,我在街上见到了米粒儿。五六个月没见,原先那个安逸的米粒儿不见了,现在她清瘦了许多,脸上满是忧伤。

我走到她跟前问:米粒儿,你瘦了,日子过得好吗?

米粒儿说: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反正就是那么过呗。

她说话时眼圈儿红了,她一定有什么心事,不然不会这样。

我问:你还在给他们看孩子?

她说:我不想给他们看了。我认识一个发廊的,她们愿意要我。

我说:发廊也不好干,什么人都有,挺复杂。

她说:我想学一门技术。

我心跳起来，一边朝周围看着，一边把抹布扔到手机上，再把抹布拿起来，手机就到了我手里。我拿着抹布去了卫生间，插上门后我看了看，一个挺漂亮的摩托罗拉手机，它千万别响，一响我就完了。

我关了机，若无其事地出了卫生间。

过了一会儿，顾客找回来，问我看没看见手机。

我说：没看见。

他又问：刚才有没有人来过这儿？

我说：好像有个人，没吃饭就走了。

顾客匆匆地走了，我的心还在狂跳着。我觉得周围的人都看出了我的把戏，他们都在怀疑我。

那个手机一直藏在我行李里，我不愿动。我宽慰自己，这不算偷，他丢了手机，只能怪他不细心。手机就是我不捡，也有别人捡。

三个月后，我拿着手机去了外面，我打开手机，发现手机已经不能使用，原先的主人办了停机手续。

别人告诉我，想再用得办一张新卡。一换卡，就觉得真成了自己的手机。我给米粒儿打电话，把她约了出来。我告诉她公司给我配了手机，手机号是139……8141，米粒儿说这个号不好，爸要死呦。

米粒儿也有了手机，她的号是138……2888，儿发发发，我以为她是自己买的，实际上是一个叫三哥的人送的。对女人来说男人送东西不是好事。女人接受了别人的东西，就像掉进了陷阱里，我当时没想到这些，还替米粒儿高兴，觉得米粒儿从那家出来，做对了。

米粒儿问，你们公司做什么。我跟她胡编，说我们老板原先做装修，后来觉得装修没意思，转给了他弟弟，自己做建材，现在我们老板有好几个公司，我在建材公司，还有做服装的，做房地产的。

米粒儿说：做房地产最挣钱。

米粒儿的气色好多了，过去她不会打扮，现在学会了涂脂抹粉，她的眼睛周围涂着黑影，眉毛是精心描过的，又细又长。眼睫毛好像比以前黑，比以前长，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抹了睫毛膏。

她的耳朵上挂着一个很漂亮的耳坠，一转头，两个耳坠就在我眼前晃呀晃呀，我觉得她比以前还要迷人。以前的米粒儿，是村里的美，现在的米粒儿是城市的美。

以前她身上有一股清香，现在是浓浓的脂粉香，那香气让我迷醉。我想抱一抱她，看她的样子，我不敢。我觉得在她面前比以前还要胆怯。我克服胆怯的方法，就是请她吃饭，给她买东西，在她身上花钱。

后来回想，我给米粒儿花的那些钱，简直算不上什么。别人给她花的钱，是我的几百倍，几千倍，可那点儿钱对我来说，差不多是我的全部。

自从跟米粒儿联系上后，我的钱总是不够花，我不能穿得太差，怕她看不起，我跟她在一起只吃一般的饭菜，我每月挣的钱，经不起吃三次。我的手机虽然是白来的，手机费每月最少得二十五。这些钱看起来不起眼，加到一起就是一座大山。

以前存的钱早花光了，我跟二扁借了五十，跟老侯借了一百，三个小姐，每人借了三十，后

来还跟老板借。老板发现我跟店里每个人都借了钱,他问:你借这么多钱干什么?

我说:我弟弟去年得了肺炎,住院花了好些钱。钱都是跟别人借的,现在人家问他要,他只好再跟我借。

老板说:你以前不是说,就你一个人吗?怎么又出来个弟弟?

我说:不是亲弟弟,是表弟,去年刚出来打工的。

老板对我的话半信半疑,他让大家不要再借钱给我。我没有钱,无法跟米粒儿见面,心里特痛苦,有时米粒儿给我打电话,问我在干什么,我说正在外地联系业务,什么哈尔滨、广州、宁夏的胡说一通。

听得出来,米粒儿遇到了不顺心事。我想去看她,不敢去。我连一顿饭也请不起她,她一定会猜出来,我以前跟她说的是假话,还不如不见。

为了搞到钱,我想了各种办法。过去我早晨买菜,都买最便宜的,现在我捡最贵的价格报。一块二的小白菜,我让他们按一块五开。

我掌握了一个规律,一天按正常的价格,一天自己多搞一些。老板到菜市上查了两次,都是我没有多报菜价的时候,他没发现破绽,就完全相信了我。

随着钱越来越紧,我搞钱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后来我常常是今天多报了,第二天还多报,因为我实在是太缺钱了。有一次买鸡蛋,我一下多报了三十块钱,老侯问怎么少了这么多。我装模作样地跟他数了一遍,哀求他,让他不要告诉老板。

老侯说,你小子跟我说实话,到底怎么回事。我说:可能是他们称错了,要是老板知道,以后就不让我买菜了。

因为每天的菜钱越花越多,老板找我谈过一次,他说:老嘘,还记得你是怎么来店里的吗?

我说:记得。

老板说:你当时在城里找不到工作,我留下了你。

我说:是,老板,你的恩情我永远也忘不了。

老板说:别说什么恩情不恩情,我问你,在这里你觉得挣钱少不少?

我说:不少。

老板说:平心而论,少不少?

我说:平心而论我觉得少。可是我没技术,只能挣这些。再说你这里管吃,管住,比别处强得多,我在别处挣过比这多的钱,除了吃喝,每月剩下的还不如这里。

老板说:看来你不糊涂。老嘘,我待你不薄,做人要讲良心,你说是不是?

我说:老板,你放心,我老嘘永远忘不了你的恩情。我一定好好干。

老板拍拍我的肩说:这就对了。

第二天买菜时,我仍然多报了菜钱。我想,一下把菜钱减下来,老板更怀疑我了,菜钱不能少,不但不能少,还让它稍微多一点儿。

报账时老板什么都没说,只是看着我,我也抬起头看着他,我的目光很坦然。我知道老板对我非常好,不过老板对我再好,也不如米粒儿对我好,老板给了我工作,米粒儿给了我爱情,爱情当然要大于工作。工作虽重要,金钱价更高,若为爱情故,两者皆可抛。

仅仅一个月,我从菜里多挣了好几百块,这个月老板一直在暗暗调查我,我买过菜的摊

男人,是喜欢挣钱的男人。她不在乎你给她花多少,在乎你挣多少。你会挣钱了,什么样的女人也跑不了。

我说:大姐,我知道。道理我都懂,就是身上缺钱。

二扁看着我,过了好长时间,她从身上拿出二百块钱。她说:老嘘,大姐这是害你。大姐心太软了。大姐见不得你这种男人。

我收下二扁的钱,说:大姐,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你,将来一定报答你。

一周后,是米粒儿的生日,我给她打电话:米粒儿,想一想今天是什么日子?

她说:什么日子?今天又不过年,又不过节。

我说:你出来我告诉你。

我们到了一个小饭馆,她点了两个菜,我点了两个。米粒儿说,你还没告诉我呢,今天是什么日子?

我看着米粒儿,发现她神情憔悴。她可能又遇到了不顺心的事,我说:米粒儿,今天是你的生日呀。

米粒儿的眼睛直了,泪水慢慢浮上她的眼帘。我装作没看见,把目光移向饭馆门口,一个要饭的正往里面走,被服务员赶了出去。

米粒儿拿起餐巾纸擦了擦眼睛,说:老嘘,以前在学校我还有些讨厌你。现在毕业了,来了城里,我才明白了什么叫同学。自从到了这里,真正对我好的,只有你一个。

我说:米粒儿,离开了学校,才知道学校好。我后悔当初没听老师的话,没好好学。

米粒儿说:你当初没好好学,我好好学了又怎么样?

我说:你还记得,你当初跟我说过的理想吗?

她说:记得。

我说:我也记得。我咽了口唾沫,又说:米粒儿,我在学校就佩服你。我学习不如你,不过我一定好好干,将来做个有钱人,我有钱了就像你说的那样,要有品味、有良心。

米粒儿说:你在大公司干了这么多年,老板又重用你。你好好学,将来比我有前途。

米粒儿说的都是我以前吹的,当时她还不太信,现在却认了真。她这么说,我也觉得真是这么回事,忘了我是个在小饭馆里跑堂的,忘了吃饭的钱还是跟二扁借的,忘了老板前些日子才刚刚警告过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下一步要搞个大项目,自己要当经理,把市里哪个大厦买下来,做公司的总部。

米粒儿也帮我做梦,以前她看不起我,现在变了,真心相信我是个有出息的人。

这时,我从兜里拿出首饰盒,她问:这是什么?

我说:你打开看看。

她打开,是一枚铂金戒指。她看了我一眼,说:真漂亮。

我说:你戴上试试,合适吗?

她小心地把戒指套到手指上,非常合适。她的手指细长,戒指像是特意为她做的。

米粒儿一直戴着那个戒指,我们说了许多话。她告诉我说,不想在发廊干了,发廊老板青青对她不好。我问她为什么不好,她说有个叫三哥的人,原先对青青好,青青发屋就是他投资的。自从她去了,三哥总是跟她说话,不太理青青,青青就不高兴。不光青青不高兴,发廊里别

的女孩儿也不高兴。

听米粒儿这么说，我也紧张起来。我详细问三哥的情况，米粒儿又不愿意说了，过一会儿我又劝她，在外面一定要多个心眼儿，她说：我知道。

吃完饭，我结了账。米粒儿把手上的戒指退下来，还给我。

我说：这是给你的生日礼物。

米粒儿说：这么贵重的东西，还是你自己留着吧，早晚有用得着的时候。

我急赤白脸地说：这就是给你买的。

米粒儿正色说：老嘘，我从来不要别人的东西，不光你买的不要，别人买的我也不要。

分手时米粒儿显得挺高兴，我却受了很大打击。

没精打采地回到店里，一进店，就觉得气氛不对，他们好像没看见我这个人似的，眼神都在回避我，只有二扁朝我使了个眼色，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正要拉住二扁问，老板从里间走出来，说：老嘘，你回来了。

我说：是，去看了看我表弟。

老板问：你表弟好点儿了吗？

我说：好多了。

老板回身对小姐说：里边雅间闲着呢吧？来，给我们上几个菜，我跟老嘘喝两盅。

我看着老板，不知道他什么意思。我说：我刚吃了饭。

老板说：吃了也没关系，咱们喝几盅，说说话。

小姐上了两个凉菜，一瓶白酒。老板给我倒上一杯，又给自己倒。我这才想起来，怎么能让老板给我倒酒呢，等我反应过来，老板已经倒完了。我只好呆呆地看着他。

老板说：喝吧，老嘘。

我不敢多喝，老板却一口干了。老板又拿起了酒瓶子，这一次我赶忙把酒瓶子抢过来，给老板倒酒。

老板说：老嘘，我看错你了。你不是一般人，让你在饭馆里跑堂，委屈你了。

我说：老板，真是我表弟病了。

老板制止了我：甭跟我说你表弟，再说你表弟我拿耳刮子扇你，信不信？

我说：信。

老板说：当初我小看了你。那时候你在我这儿吃饭，一边吃一边哭，我就觉得奇怪，什么事让小伙子伤心成这样。一问是找不上工作，正好我这儿缺人，就把你留下了。

我说：老板的大恩大德我永世不忘。

老板说：现在一想，不对呀，一个好长时间没工作的人，在我这儿吃炒菜，喝老白干，这像个没工作的吗？没工作还吃喝，有工作该怎么过？

我无话可答。

老板说：我小看你了，让你跑堂，真委屈了你。

我眼泪下来了，我说：老板……

老板说：你甭哭，当初你就是哭得伤心，让我犯了错误。现在你甭哭了，再哭一会儿，我就更对不起你了。

四混子说：我干的是那面墙，这面墙是他干的。

我仔细一想，的确是我干的。

因为这件事，小区里好几家装修户都退了合同。队长说：老嘘，看来我是吃不成你的炒菜了。

我说：我以后一定小心。

队长说：我不能光养一个炒菜的。最后他只答应我还住在装修队，直到我找到工作为止。

离开装修队，我在街上转了几天，这中间我找了几个小活儿、有一个做假证件的，问我愿不愿意给他做广告，做广告就是在街上到处写他的电话号码，我给他写了五天，城里到处是歪歪扭扭的字：办理各种证件 136……5252。原来说好写一天给十五，最后他们说我写得不清楚，只给十块。

还有一个新开盘的楼市，我到那里应试售楼员，他们却问我愿意不愿意到街上撒传单，干一天十块钱，我毫不犹豫答应了。我给办假证的写一天也是十块，撒传单省劲儿多了。

开始，我老老实实地在街上撒，后来就不认真了。一边撒，一边继续找工作，散发不完的都扔进了垃圾箱。我们散发广告也有分工，每人管一片儿，公司的人检查，发现我没好好发，就再用我。后来那些人都留在了公司里，有的当了保安，有的当了清洁工。

我后悔自己耍了小聪明，本来能有一份工作，又让我弄没了。

这中间米粒儿打过一次电话，问我正干什么。我说正忙业务呢。她说：你们业务总这么忙吗？我说，我不在原来的公司干了，到了新公司，特忙。

你又去了新公司？挣钱比原来多吗？她问。

我说：比原来的公司强，这是我们几个创立的新公司。米粒儿说：这么说你也是老板了？我犹豫了一下，说：也算吧，他们拉我，我就跟着出来了，现在我正在外面联系业务。米粒儿说，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

我手机里的话费不多，再说两句，电话就断了。

后来几天，我一直犹豫交不交电话费，不交怕米粒儿找不到我，交，兜里的钱又少了，想到米粒儿会着急，我还是交了三十块。

我必须抓紧时间找工作，可越想找工作，工作越不找你。街上的招工告示我一个一个看，问人家要不要我，结果是人家已经招上了。

报纸上的招工广告，我也一个个地去应试，没有一个成功的，凡是登广告的，要的人都要求特别高，一去就刷了下来。

那些日子政府的劳务市场我一天跑三遍，本市一共有四个区，一个区一个劳务市场，我四个市场轮番跑，开始我还跟人家胡吹，说自己能干这个，能干那个。后来明白不能说瞎话，说瞎话骗人家，一试还是不要你。

我兜里的钱一天天减少，虽然有住的地方，晚上回去得看装修队人的脸色，开始还买包烟，给人家点上一根，现在兜里钱越来越少，烟买不起了，回去只能低着头。

一个私人医院让我在电线杆子上贴小广告，主治阳痿早泄、举而不坚、坚而不久，还有月经不调、崩漏带下什么的，那个医院在旅馆里，正是让我写“办理各种证件 136……5252”的人。他这个办法不错，一会儿办假证，一会儿办假医院。

我在外面贴了一天，城管的发现了，他们把开假医院的抓了起来。那里的医生没有行医执

我魂飞魄散,扭过身,看见一个高大威猛的小伙子。我结结巴巴地说:没干什么。那人说:我在一边儿看你半天了。我想,刚才那人可能故意设了套儿,他进了超市,另外派人在远处看着车。我说:对不起。那人说:跟我来一下。

我没有推车,跟着他往外面走,我想,离车远了好,离得远了,我可以死不认账。他带我离开大街,走进一个小巷,我想,这家伙要把我带到哪儿呀。我说:有什么事你说吧,我不走了。他说:不走可不行,你让我看见了,就得听我的。我们正说着,又过来两个男的,三个人前后左右围着我,说:快走。我只好跟着他们走。

他们架着我进了一个单元房,一进屋,几个人哈哈大笑,我让他们笑懵了,我说:你们笑什么。为首的说:哥们儿,看你也是一条好汉,偷了半天,就偷一辆自行车,自个儿不觉得可笑吗?那种破车白给我都不要,你还好意思偷。

我说:不是偷,我是把车钥匙丢了。

为首的说:操,这你就不实在了,你当我们是干什么的,连这点儿事儿还整不明白?

另一个说:我们跟了你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前天在秀兰花园偷了一辆坤车,昨天在东方家园偷了一辆捷安特,对不对?

我吓得满身冒汗,问:你们是干什么的?

他们说:我们不是公安局的,我们干的跟你差不多。

我才知道,他们也是干这种事的,只是比我干得大点儿。

他们自我介绍说,为首的叫李军,矮个儿的叫王龙,另外一个叫黄老三,王龙是从东北来的,剩下的两个人都是附近县里的。李军说:我们有一次到外面转悠,看你干活挺利索,就想跟你交个朋友,以后咱们一块儿干,怎么样?

我不想跟他们一块儿干,现在让他们抓住了把柄,不敢说不同意。我说:一块儿干也行。

李军说:我们看好了个地方,在那儿干一次够咱们吃一辈子的。我问:什么地方?他说,南市区有个银行办事处,每天八点半有银行的运钞车送现金,押车的都是拿着真枪的人,一次往下抬好几个大箱子,一看就知道里面钱少不了,咱们干一次,钱挣够了以后再也不干了。

我差点儿尿出来:那可不行,抢银行不是闹着玩的。

王龙说:瞧你那熊样儿,一说抢银行把你吓成这样。

李军说:我们已经看了好长时间,运钞车走后,到九点半以前那儿基本没顾客,挺清静,咱们进去十来分钟就把事儿办了。

我说:你们要干就干,就当我没听见,你放心,我不跟你们干,也不坏你们的事。

他们都笑话我,说我胆子太小。我说:不是我胆子小,你想想,扛个自行车,派出所顾不上破这种小案子,让人看见顶多挨一顿打。要是抢了银行,这是多大的案子,公安局立刻就出动了,抓住你就得判刑。

他们说:像你这种小偷小摸,什么时候能发财,我们不干就不干,干就干大的。

我说:你们干大的吧,我不干。我连摩托车、汽车都不敢偷,干这还不如偷汽车呢。要是私人的汽车丢了,公安局也不见得下死劲儿破案。

他们看我坚决不干,也不再坚持。后来他们顺着我的话商量,是不是可以偷摩托车、汽车什么的。我说:我就是那么说,汽车我也不偷,我不懂汽车,偷了我也开不走。他们说,他们有人

会开汽车，王龙以前还在汽车修理厂干过，车坏了能修。

我还是不愿意，心里却已经有些活动了。李军说偷一辆好车能卖二十多万，一般的车也能卖几万，每人可以分两、三万，我身上从来没有装过上万的钱，听李军这么说，就觉得把兜里塞满了钱不错。

另外，我还想把家具市场经理的车偷了，他那天骂我，我听见了。我以前在他那里干时，想在市场角落里搭地铺睡觉，他说那个角落让狗躺，也不让我躺，我现在回想起来气得不得了，这口气我早晚得出。我还想请饭馆经理吃一顿饭，好好谢谢他，他实在是对我不错。

我们几个人，就这么结成了偷车团伙。

偷汽车我是外行，只能给他们打下手、望望风。我们在市里偷了三辆汽车，第一辆我分了八千，第二辆我分了三万，第三辆我分了三万五。后来他们又去外市偷，我没有跟着去。

我心里还惦记着米粒儿，不愿离她远了。

8

现在我身上有七万块钱，觉得可以过好日子了。我在市里租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又买了些像样的家具，我不怕花钱，没钱跟他们干一次钱就来了。

我想让米粒儿到我住处看看，我现在像个成功者了。

我给米粒儿打电话，问她正在忙什么。她说：正在公司。我说：你不是在发廊吗？她知道说漏了，才告诉我她已经到了三哥的公司。

我心里有些发沉，说：咱们好长时间没见了，一块儿吃个饭吧。她想了想说：我今天得陪三哥见一个客户，明天下午可能没事。我说：那就明天。

第二天，我特意订了万豪酒店，雅间挑的是48号。以前李军带我来过这儿，他告诉我这是市里最贵的地方，我当时就想，一定要带米粒儿来一次，我总是跟米粒儿在低档饭馆吃饭，现在想想都不好意思。

米粒儿听到来这里，说：那么贵的地方，我不去。

我说：贵什么，挣了钱就是花的。

米粒儿说：以前咱们在小饭馆吃，不也吃得挺好，何苦浪费那个钱。

我说：雅间我都订好了，你就别争了。

米粒儿跟我去了万豪，走进酒店大厅，我觉得挺自豪，想一想，市里有几个人在这里吃得起饭？回头看了看米粒儿，想在她脸上看到惊喜、惊叹，却发现她对这里挺熟悉，不用人领就走到了48号，坐下后我要到卫生间洗手，我往外面走，米粒儿说雅间里就有卫生间，她抬手指了一下，我才看见里面的门。

一边洗手我一边想，看来米粒儿常来这里，我是怎么混到这儿的自己知道，凭我的能力，一辈子都进不到这里，米粒儿呢？她怎么来的，谁带她来的？

点菜时我不在行，是米粒儿点的，她连菜单都不看，我一下心更凉了。来的时候我挺高兴，现在有了疑问，再也高兴不起来，那顿饭吃得挺沉重。

我小心地问她，三哥这人怎么样。她说，三哥跟别的企业家不一样，是个正派人，以前他们从外面进过一批货，发现不合格，退货却找不到供货的了，三哥说宁可自己受损失，也不能欺